

《瓦尔登湖》与《圣经》等书一起被美国国会评为“塑造读者的 25 本书”。

《瓦尔登湖》是崇尚简朴生活的经典范本，智慧的传世佳作。

最新彩插版本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澄明、恬美、素雅的世界！

瓦尔登湖



WALDEN

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◎著 纵华政 / 译

瓦尔登湖

WALDEN

【美】亨利·戴维·梭罗◎译
纵华政 / 译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瓦尔登湖 / (美)梭罗(Thoreau, H. D.)著;纵华政译.
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5.6
书名原文:WALDEN
ISBN 978—7—106—02299—0

I. 瓦… II. ①梭…②纵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8465 号

责任编辑:皖萧
封面设计:萧阳
版式设计:邓辉

瓦尔登湖

原 著 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
翻 译 纵华政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电话:6429665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E-mail: cfpw@edude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690×965 毫米 1/16
印张/15 字数/200 千字
印 数 500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106—02299—0/I·0563
定 价 29.80 元

如果一个人能始终如一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，并全力开创他憧憬的生活，那他无疑会取得成功的。他会把一切事情抛之脑后，跨越一条看不见的界限；在他内心深处，将会建立起一种更新颖、更宽泛、更自由的规律，或者是将原来的规律扩展，并能更加自由地获得有利的新解释，他将获得在更高级的秩序中生活的许可证。他生活得愈加纯朴，宇宙规律也愈加纯朴，孤独不会再是孤独，贫穷将不再是贫穷，懦弱也会因此变得坚强。

———梭罗

目 录

写在前面 /1

第一章 简朴生活 /23

- ☐建筑木屋 ☐建筑核算 ☐所谓教育 ☐所谓自在 ☐生活收支
- ☐关于伙食 ☐关于家具 ☐悠闲工作 ☐伪善之举 ☐自主生活

第二章 活着的追问 /51

- ☐考察田园 ☐湖畔林中 ☐黎明随笔 ☐生活注释 ☐拒绝新闻
- ☐探寻本质

第三章 阅 读 /63

- ☐品味经典 ☐口语与书面语 ☐经典与通俗 ☐所谓文盲
- ☐乡村大学

第四章 声 /73

- ☐另一种语言 ☐家务活 ☐窗外花树 ☐火车汽笛声 ☐货物随想
- ☐钟声与牛哞 ☐夜鹰悲鸣 ☐片片蛙声 ☐公鸡报晓

第五章 孤 寂 /87

- ☐与自然相融 ☐审视孤寂 ☐享受孤寂

第六章 访 客 /95

- ☐闲谈的空间 ☐漫话宴请 ☐一个樵夫 ☐弱智者与城市贫民
- ☐其他访客

第七章 种 豆 /107

- ☐种豆起因 ☐田间劳作 ☐田间飞鸟 ☐邻居的工作 ☐收获作物
- ☐经验的收获 ☐农事诗歌

第八章 村 民 /117

- ☐流言蜚语 ☐林中迷路 ☐不战而却

第九章 湖 /123

- ☐ 品味垂钓 ☐ 神奇水色 ☐ 湖水涨退 ☐ 湖岸图石 ☐ 湖水冰凉
- ☐ 湖中鱼类 ☐ 湖面如镜 ☐ 湖中嬉戏 ☐ 湖底古木 ☐ 湖上幽梦
- ☐ 神灵水滴 ☐ 费林治湖 ☐ 白湖枯松

第十章 北格田庄 /143

- ☐ 松林奇观 ☐ 七彩虹光 ☐ 茅屋生活 ☐ 田庄诗行

第十一章 更高准则 /151

- ☐ 关于野性 ☐ 关于渔猎 ☐ 关于素食 ☐ 关于节食 ☐ 关于抑欲

第十二章 野性的邻居 /161

- ☐ 隐者与诗人的对话 ☐ 土生野鼠 ☐ 林中鹧鸪 ☐ 狡猾的山鹑
- ☐ 群蚁大战 ☐ 带翅膀的猫 ☐ 潜水鸟

第十三章 屋内取暖 /171

- ☐ 稀奇土豆 ☐ 冬前准备 ☐ 梦中巨屋 ☐ 泥工之乐
- ☐ 冰中气泡 ☐ 木材的价值 ☐ 冬日炊烟 ☐ 火光的作用

第十四章 旧居民及冬日访客 /183

- ☐ 前代小路 ☐ 康科德黑人 ☐ 布里德废墟 ☐ 废墟的哀思
- ☐ 冬季寻鸟 ☐ 雪夜哲人 ☐ 良师益友

第十五章 冬天的动物 /193

- ☐ 猫头鹰的哀叫 ☐ 狐狸和红松鼠 ☐ 鹧鸪和黑山雀及鹧鸪
- ☐ 冬季打猎 ☐ 老鼠和野兔

第十六章 冬季之湖 /201

- ☐ 雪湖取水 ☐ 寒冬垂钓 ☐ 初测湖深 ☐ 再次测量 ☐ 细探湖底
- ☐ 人性湖泊 ☐ 找寻出水口 ☐ 冰层之劫 ☐ 湖光冰色 ☐ 双水汇合

第十七章 春 天 /213

- ☐ 冰层初解 ☐ 冰湖奏鸣 ☐ 解冻交响乐 ☐ 沙流的纹饰
- ☐ 人体叶脉学问 ☐ 大地飞歌 ☐ 生机勃勃的冬末 ☐ 春意浓浓
- ☐ 春意盎然 ☐ 鹰隼飞翔 ☐ 大自然的生命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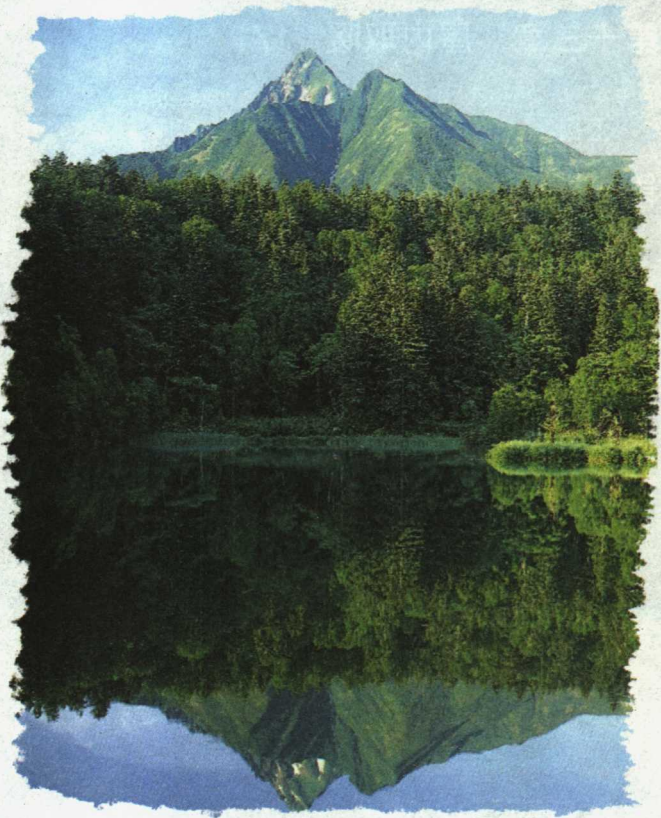
写在后面 /227

写在前面

在写本文后面的那些章节或者说后面那一大堆文字时，我正独自居住在一间小木屋里。小木屋是我亲手建造的，就在瓦尔登湖湖畔的一片森林里，方圆一英里内没有其他人家。瓦尔登湖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。在那里，我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，只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来养活自己。而现在，我已经回到城市，又开始了文明生活的漂泊。

我本来是不情愿拿个人私事来公布于众的，除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外，也显得唐突。但总有人到处打听我的生活方式。在他们看来，我的生活方式很怪僻——尽管他们从未亲眼目睹过我是怎样的怪僻。然而，我并不以为然，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。有一些人经常问我吃些什么，是不是感到孤寂和害怕等等。还有一部分人更好奇，很想知道我用了多少收入去做慈善捐款；甚至有个别人想了解我抚养过几个贫困儿童。所以，本书在对此类特殊问题作为答复时，尚请一般读者谅解！

许多书中，通常是回避第一人称的使用。而在本书中，“我”字当头，这可谓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了。事实上，无论哪一本书，都是“我”在言谈着。如果我对他人知之甚多，我是决不会来对自己大谈特谈的。不幸的是，我的阅历甚浅，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。况且我认为，作





家不仅能真诚简洁地去描绘别人的生活，还能像寄给远方亲朋挚友的书信一般，来始终真诚简洁地描绘出自己的生活。生活在别处。故而后面的这些文字，或许特别适合于清贫的学子。至于其他的读者，我相信他们也能从中各取所需。因为我清楚，没有人会去削足适履的，只有恰如其分才好。

我所尽情讲述的事情，并不关于遥远的中国人和夏威夷人，而是关于你们，阅读这些文字的你们，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你们。是关于你们人生境况和遭遇的，尤其是关于生逢此世乡邻们的生活情况的。你们的生活怎样？为何你们要活得如此糟糕？难道你们不能改善一下吗？

在康科德，我的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，包括店铺、办公场所，还有田野，随处都可见到乡邻们正从事着这样那样的苦役，仿佛他们一直在忏悔或赎罪。我曾听说婆罗门的信徒在烈焰之中打坐时，眼睛凝视着烈日，或是身体悬挂于烈火之上，或是侧头仰望天空，“直到他们身体无法恢复原状，此时的脖子是扭曲的，因而除了液体之外，一切食物都不能被胃囊所吸收了”；或者将自己终生锁于一棵树下；又或者像毛毛虫一般，用他们娇小的身躯去丈量广袤的疆土；甚者单脚独立于立柱顶端等诸如此类的举止。然而我平常习以为常的景象却比他们更加令人心惊肉跳。哪怕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从事的12件苦役，同我乡邻所承受的苦难相比，也不过是小事一桩。12件苦役做完了便结束了；然而，至今我仍未见到我的乡邻捕杀过什么妖魔鬼怪，他们的苦差是永远无尽头的。当然，他们也缺少像伊俄拉斯这样的好友相伴，能用一块通红的烙铁去灼烧那九头蛇怪许德拉，以防它在原处再滋生出两个头来。

我发现我的乡邻，他们的不幸是生来就继承了田地、房屋、粮仓、牲畜以及农具。获取这些东西相当容易，而要抛弃它们则是十分困难了。也许让他们生活在荒野上让野狼来哺育会好些，这样他们也许能够看清楚，自己是在怎样的土地里辛勤劳动，是谁使自己奴隶于土地？为何有些人可以守着60英亩的田地而享受安逸的人生，而更多的人却只能啄食尘土呢？难道他们刚刚降生，就注定自掘坟墓吗？他们被迫过着人的生活，并推进这一切，拼命地劳作，只为了过上更好的光景。无数可怜的、永生的灵魂被人生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佝偻前行，不仅要守护着75英尺长、40英尺宽的土粮仓，一个肮脏的奥革阿斯式的牛圈，还要耕种100英亩的田地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放牧、护林。那些没有家产的人，



原书缺页



读者当中,正如我所料,有些人生活困顿,甚至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况。我毫不怀疑本书的读者之中,一些人甚至无力支付那已经入肚的饭食和破损的衣物所需的钱款,好不容易忙里偷闲,读了这几页文字,也还是从债主那借来或偷来的时间!很明显,你们当中许多人活得何等卑微,毫无颜面可言。我能轻易地看出这一点,是因为我的阅历之丰富。你们只有到了无法忍受的时候,才想着去做生意以便能抵还债款,这就是亘古的泥淖,拉丁文称之为所谓 *aes alienum*,意即“别人的铜钱”(有些硬币不就是用铜铸的吗?),在别人的铜钱中,你们出生,死亡,被埋葬;你们每次都许诺立马还债,明天即可还清,可是明日复明日,人生有多少明日啊,直到今天死去,债务仍未结清。你们摇尾乞怜、渴求赏赐、费尽心机只不过是為了逃离牢狱之灾。你们撒谎,奉承,投票参选,把自己装进一个安分守己的套子里,或者营造众多假象,摆出一幅慷慨模样,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让邻人信服,允许你们为他们做鞋子,制帽子,做衣衫,造马车,或者给他们代买食品;你们在一只旧箱子里,或是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,塞进一把硬币;如想更安全些,便会存在银行的砖屋里;钱藏在哪里,有多少钱,你们是不关心的,总之是藏。你们为了谨防患病,精心节省,哪知最后把自己节省得病倒了。

我时常疑惑为何我们会如此草率地从国外引进丑陋的黑奴制度呢?有那么多苛刻而熟练的奴隶主,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。一个南方的监工使你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,然而北方的监工却比之更为糟糕,而最糟糕的莫过于你们当上了自己的监工。还说什么人是神圣的!看看那些牧人,他们披星戴月地赶向交易市场,神圣感会在他们心底荡漾吗?他们的最高职责不过是给马匹饮水喂草而已。同驮运的利润相

比,他们的命运能算什么?他们不就是富绅的马夫吗?他们何来神圣可言呢?所有这一切,不过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归属为奴隶和囚犯,他们自己的行为支配了自己的社会角色。倘若与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,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则显得十分懦弱无能。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,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,预示了他自己的归宿。即使想在西印度的州县中畅谈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,可是苦于没有像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斯这样的人物来推动此事。如果再仔细想想,这片陆地上的妇女们,她们不停地忙于手中的活计,仅仅是为了苟延残喘,以便让她们自身的命运能够得以续写!似乎磋砣时日并不会伤害永恒。



人类在无形的绝望中生存。所谓的听天由命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。从绝望的城市去到绝望的农村,你被迫用水貂和麝香鼠般的勇猛聊以慰藉。一种积聚成型而无法自觉的绝望,早已隐藏在人类的游戏与消遣之中。其实游戏与消遣并无娱乐可言,因为娱乐是工作之余的事情。但,智慧的本质是拒绝做绝望之事。

当我们以问答的方式,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宗旨,什么是真正生活必需品时,人们仿佛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,而摒弃了其他任何方式似的。其实他们十分明白,除此之外,已经没有可以挑选的方式了。但是清醒健康的人们都清楚地知道,太阳自古便是早晨升起,黄昏落下的。果断地放弃我们的主观偏见,是永远不会太迟的。祖传思想和行为,如果没有确证,都是不可以轻易相信的。今天得到大家的附和或者默认的真理,明天可能就会变成谬论,而这种谬论却会被人误以为是甘霖呢!前辈们办不到的事情,你尝试之后,往往是能够成功的。古人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法则,而后人自然也有新的一套。

古人不知道添加燃料后便可以使火继续燃烧,而后人却聪明地知道在锅底架起干柴来煮饭。尤其是现代人还可以绕着地球旋转,如同飞鸟般迅疾。这绝对是古人想象不到的。老年人,虽然阅历颇丰,但未必能很好地指导年轻人,因为虽然他们收获较多,却也失去不少。我们可以质疑,即便是最为聪明的人活上一辈子,他又能知道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?事实上,老年人并不能赋予年轻人什么极重要的忠告,他们的经验是如此支离破碎,他们的生活经历过惨痛的失败,而且他们必须承认,失败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;也许他们还残留些许信心,但这已与他们的经验背道而驰,诚然,他们已经青春不在。我已经生活了30多年,却从未从长辈那里听到过什么热忱而又有价值的忠告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,或许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什么吧!这就是人生,一个我极大部分没有体验过的实验;老年人已经体验过了,于我却是毫无帮助。一旦我获取了自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,我肯定会这样想,这可是我的老师朋友们从未涉及到的经验啊。

曾有个农夫对我说:“人只吃蔬菜是不能活命的,因为蔬菜不能提供骨骼所需的养分。”这样,他每天都花费一部分时间去精心准备骨骼所需的养分。他边说边跟在耕牛后面走着,而正是这头耕牛,拖着他和他的木犁,百折不挠地前进。某些物品,在某些场合,例如对于无助的病人来说,的确是不可或缺的,而在另一些场合,只不过是奢侈品,而再换一种场合,则可能就成为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了。对于一些人来说,人生的全部,不论是在高峰之巅或幽谷之底,都已被先辈们足迹踏遍,目光扫尽。据爱夫林所说:“英明的所罗门曾下旨规定树与树之间的距离,罗马地方官也曾下令规定到邻人地里拾捡橡实的次数,并规定邻人可以分享多少橡实。”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传下了修剪指甲之法,指甲剪得要长短适中,与指尖齐平。毋庸置疑,这些使生命的丰采多姿和愉悦欢快消蚀殆尽的种种郁闷与无聊,是与亚当一样古老的。人的能力从未被衡量出来,我们也没有根据前人的先例来判断出他们的能力,因为他们的先例实在是屈指可数。不管过去你有多失败,“别气馁,没有人会委派你去做你未曾完成的事啊!”

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品味生活,比如说同一个太阳,它令我种的大豆成熟了,同时也照耀着整个太阳系。一旦我们认清这点,某些过错便能够得以避免。可是我们在劳作时并没有这样去想过。高悬在夜空中的星星,总是不辞劳苦地释放着美丽的光芒!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,在同一时刻,多少彼此相离甚远而又形态迥异的物种拥有着同样的欲望啊!大自然和人生变化多端,而我们现有的几种体制也概莫能外。谁也不能断言别人的生活会是怎样。对我们来说,没有比两双眼睛瞬间的碰撞更为伟大的奇迹啊!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内经历尘世间的所有时代,甚至是所有时代中的所有尘世。历史、诗歌、神话——我知道要阅读别人的经历,上述这些已经是最令人惊异和最为详尽的了!

我的邻居认为好的东西,大部分在我灵魂深处反映却是坏的。对我来说,常常会为自己的善良举止而懊恼不已,到底是什么样的妖魔摄住了我,使我的品行变得如

此善良呢？这位老人家啊，你已是古稀之年了，就算你能说出许多智慧的言辞，你也并非没有值得骄傲自豪的，但我却总是听到一个无法抵挡的声音，要我对你的言语置若罔闻。通常后人抛弃前人的业绩，好比抛弃几条搁浅的船只。

我想，值得我们相信的事物，往往是比我们实际相信的事物要多得多。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过多了，我们应该学会放弃对自己的过多关怀，而将它们忠实地奉献给别人。大自然能够适应我们的刚强，也能够适应我们的软弱。有些人无限的忧患焦虑，成了难以医治的疾病。我们天生喜欢夸耀自己的工作是如何重要，却不知道还有多少工作等待我们去做！一旦我们真的患上疾病，那又该如何是好呢？我们肯定会惶惶然而不知所措！为了避免生病，我们不惜放弃信仰。成天警戒着，深夜时会假意祈祷，而最终将自己交付给未知的定数。我们被迫生活的如此周全，我们敬畏着自己的生活，因而彻底否定变革的可能了。“人生便是如此！”我们经常这样慨叹。其实，人生之路本该是多式多样的，就像从一个圆心出发，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一样啊！任何变化，都应该是奇迹。奇迹总是在不经意间陡然发生的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一个人如果能将他想象的东西成为他理解的东西，我深信，他必然会在此基础上建筑起自己的人生。

让我们来思考片刻。我们所承载的大多忧虑和烦恼从何而来呢？哪些烦恼我们难以避免，至少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？哪怕是生活在外表的文明之中，过着一种原始的、垦荒的生活，对我们都是受益匪浅的，至少我们懂得生活必需品大致有哪些，我们应如何去获得它们；甚至我们可以去翻阅商店里的陈年旧账，看看人们平素喜欢购买哪些东西，店铺里有哪些存货，那么最后即使是最杂的杂货店我们也能有个大致的了解。虽然时代在不断的演变着，但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却从未受到多大影响。好比我们的骨架，同我们祖先的骨架，大概是区分不出来吧！

说到所谓的“生活必需品”，我想应是指一切人耗费了自己的精力才获取来的那种物品。它或许从一开始便是必不可少的，或者由于长久的习惯，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。即使是有人想摒弃它，这种人也是极为少见的，他们要么出于野蛮，要么出于贫困，或者只是出于一种哲学的缘故才会将它拒之千里。对于芸芸众生来说，具有同样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，即食物。原野上的牛，它的食物是几英寸长的、鲜美合口的青草，此外便是一些冷水；当然，它们还要寻求森林和山野的遮蔽。野兽的生存只需要食物和隐蔽之所。但就目前人类而言，生活必需品大致可以分为：食物、房屋、服饰和燃料，倘若缺少这些，就休要再提今后事业有成了。

人类不仅创造了房屋，还创造了衣服和煮熟的食物。可能是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量，后来便利用了它。在一开始火还是一种奢侈品呢！而到如今，烤火取暖也已成为必需品了。我们发现猫和狗同样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。住得合适，穿得恰当，便能恰好维持体内的热量。倘若住所和衣着都过热了，或取暖的火过于旺盛了，致使外边的热度高于体内的温度，那岂不是在烤人肉吗？



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上的土著人时说过这样一则趣闻：当他自己一伙人穿着衣服烤火，尚且没发觉太热，而那些裸体的野蛮人站在离火很远的地方，却使人看到了大为吃惊，“他们已经被火烤得汗流浹背了”。我们还听说，新荷兰人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，而欧洲人穿着齐整的衣服却仍要浑身颤抖。这些野蛮人的耐性和文明人的睿智难道不能够相提并论吗？根据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所说，人的躯体好比一只暖炉，食物则如燃料，维持着体内的热度。因此，在冷天我们多吃，而热天少吃。动物体内的热量是缓慢燃烧的结果，一旦这种燃烧过快时，疾病和死亡便会降临；或者因为缺乏燃烧，或者是因为通风装置出现故障，生命之火便会随之熄灭。自然，我们不能把生命的热能同自然之火相混淆，我们的比喻到此作罢吧！因而，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，动物的生命与动物的体温是同一码事了。食物，既然被用来当作维持生命的燃料——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，煮热的食物自外吞进体内，为我们的体内增加了热量；此外，住所和衣服也是人类为了维持体内的热能的。体内的热能便是这样产生和吸收的。

至于人体，保暖便是其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了，我们需要维持我们体内的热能。为此，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为了我们的食物、衣服和住所，也为了我们的床铺——那些夜晚的衣服，人们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掠走羽毛，做成住所中的住所，一如可爱的小老鼠用青草树叶在穴底建造自己的床儿。可怜的人们总是不停地抱怨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。不仅身体是冰冷的，社会也是异常冰冷的，并认为这种冰冷便是大多数烦恼的罪魁祸首。夏季到来时，有些地方，人们的生活如同天堂一般。燃料，在那里仅用作煮饭，除此之外，并无多少其它用处。太阳如同他们的火焰，许多果实

在阳光的烤炙下，彻底成熟了；通常来说，那里的食品颇丰，因而可以轻易地获取，而衣物和房屋则是完全没有必要品，至少多半是可有可无的。

目前，根据我自身的经验，要想在这个乡村生存下去，只需几样工具便可以：一把斧头、一把刀、一把铁锹、一辆手推车。这些足够了，而对于那些勤学之人，灯光、文具，再加上几本书——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，而且花费不多便可得到。然而某些人缺乏理智思



考,他们离开故土,走到地球另一边,跑到蛮荒、肮脏的地区,花上十年二十年的光阴去经商,仅仅是为了活着。换句话说,为了能够生活得更闲适舒服些,然而最后却还是死在新英格兰。奢侈的富人不仅仅追求温暖,而且还要追求自然的温暖。他们是经过烘烤的人,而这种烘烤自然是很时尚的烘烤。

大部分的奢侈品及闲适的生活,不仅没有太大必要,还会阻碍人类的发展。谈及奢侈与舒适,明智的人通常生活得比贫穷者更加简单和朴实。古代印度、中国、希腊和波斯的哲学家们都是保持同一格调的人物,虽然外表穷困不堪,但内心世界却富有得无与伦比。尽管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了解颇丰,但我们却无法透彻地理解他们。近代那些改革家和民族救星们也都是如此,只有那些甘贫乐道的人,才能成为人类生活无私而又智慧的观望者。不论是从事农业、商业,或者文学、艺术,奢侈的生活只会结出奢侈的果实。

近些年,哲学教授满天飞,而哲学家却是凤毛麟角。事实上,哲学教授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。想要成为一个哲学家,不但要有敏锐的思想,能自创一个学派,而且要十分热爱智慧,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去过一种简单、独立、自由和虔诚的生活。他们解决人生的某些难题,不仅要在理论上,而且要到实践中去。当今所谓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们,他们的成功不是英雄式的,也不是帝王式的,而是一种朝臣阿谀奉承式的成功。只是忙着应付生活,为的是继承父辈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,因而,他们都无法成为受人崇拜的导师。

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呢?为什么会弄得家族潦倒没落呢?为什么搞得国家衰败不堪呢?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能否确信自己并不存在这种因素呢?哲学家总是站在时代前列,即使是在生活的外形上也不例外。在吃喝、住宿、穿着、取暖等生活方面,他与他的同代人有着天壤之别。作为哲学家,怎么会没有比其他人更为先进的维持体温的方法呢?

倘若有人根据我描述的方法维持了体能,那么他会继续做些什么呢?应该不会是渴求同样的生活必需品吧!譬如会不会想要更丰盛的食物,更奢华宽敞的房屋,更炽热持久的炉火,更多样式的服饰等等。一旦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,便会想获取另外一些东西,而对多余的必需品必定弃之不用。换句话说,他准备进行人生的探险,



这意味着卑贱辛劳的假日已经开始。此时的泥土正适合播种,种子的胚根已开始往下延伸,将向上生枝发芽。人类能够在泥土中扎根,却为什么不能向空中生长呢?因为这些高贵植物的价值,在于它们在阳光下结出了丰硕果实,而不会被当作便宜的蔬菜去对待。蔬菜在开花的季节里,通常不会被人们认出。因为它是两年生长期的植物,一旦扎根生长以后,顶部的枝叶便会被除去。

我不想去订立什么规矩去约束那些威猛强壮之人。不管他们身处何地,哪怕是天堂甚至地狱,都会独善其学,甚至构建起更豪华的住所。即便是胡乱挥霍,也不至于自己困顿不堪,他们仍可顺其自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——如果确实存在这种人,那也只有梦中才可见到。我也不会去针对另一些人订立什么规矩,他们受到现实事物的激励和启发,触动了灵感,并怀着情人般的热情去爱惜现实事物——我承认自己属于此类人士。还有一部分人,我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,不论在什么环境下,他们都能安逸地生活,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否过得安逸。我只想劝谏那些永不知足的人们,他们一味懒惰地埋怨自己生活窘困,运气不济,却不愿去改善自己的境况,哪怕是有机之时。这些人遇事只会叫苦,还认为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了。实在是到了无药可救的境地!我还在想着另外一些人,他们看似富有,其实在现有社会阶层中最穷的莫过于他们了。他们给自己打造一副金银制成的脚镣,时刻束缚着自己,因为他们即便是积累了一笔资金,却仍旧不知如何去花掉它,更不知怎样去鄙视它。

如果将我曾经打算如何生活的方式告诉大家,也许会使熟悉我的读者感到惊奇,当然也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。因而,在这里我对我热衷的事情只作以简略叙述。

不论在任何气候下,任何时间里,我都希望能够改变当前的状况,并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。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是现在,而我正处于这个点上,并用脚触摸着。我之所以说得比较隐晦,是因为我的职业本身要求,希望大家能够谅解。我也很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,而不会在门上写什么“不准入内”的字样。

不久前,我丢失了一匹栗色马、一条猎犬和一只斑鸠,到现在我仍苦苦打听它们的音讯。我也对很多路人提起,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怎么响应人们的呼唤。我也碰见过一些人,他们说听到过栗色马的蹄音,猎犬的叫声,还有人说到斑鸠入云。他们也急于找回它们,好像是他们自己遗失的。

值得期盼的,不仅仅是日出和日落,应该涉及大自然中的一切!多少春秋,多少次闻鸡起舞,我总在邻人起身之前,就已开始忙活了!毫无疑问,许多市民都碰见过我干活归来,其中有清晨赶往波士顿的农夫,上山干活的樵夫。诚然,我从来没有帮助太阳从天边升起,然而在那最神圣的一刻,我无疑是在场的最佳见证人。

多少个寒来暑往,我住在镇外倾心聆听风声,之后将它传布开来。为此我几乎倾尽了我所有的资本,为这笔交易在风中不停的奔跑,都快喘不过气来。如果有关什么政治的信息,报纸肯定会抢先刊登的。有些时候,我守望在山崖或树梢的眺望台上,

向每位来客发出信号,或者守候在黄昏的峰顶,默默等待夕阳的消逝。天黑之时,我会努力去抓住一些东西,尽管十分的有限,然而这有限数量的东西却随夕阳消逝而去,如同犹太人的“天粮”随时光消融而去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曾是一家并不景气的报社记者。我所写的稿件从未被编辑肯定过,因而从未刊发过。我是深刻体会了作家们的同感。我绞尽脑汁,换来的却是滞销的结果,但对此而言,绞尽脑汁便是它本身的报酬。

多年来,我一直在监守着风雪。我还去勘查过所有通往森林幽径的小路,确保它们一路畅通。我也勘查过那些横跨沟壑的桥梁。这些桥梁一年四季都通行无阻,桥上无数人的足迹可以证明它们带来的便利。

我也曾看管过镇上的野生动物,它们常常翻过篱栅,给尽职的牧民们闯下许多祸来。虽然我不清楚约纳斯或所罗门今天会在哪块地里干活,因为这已不是我的职责,然而我却仍经常光顾那些人迹稀少的田园角落。在气候干燥的夏季,我常为越橘树,沙壤上的樱桃树和红松、荨麻以及黑桤树,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花等浇水,否则它们会干枯而死。我就是这样忙了很久,我确实是尽职尽责地处理着我的业务。然而我渐渐明白,同镇人是不把我当作一名公务员的,更不会给我派送多少薪金,使我得以享受这份闲适的工作。我做的账目,一直都没有出现差错,然而却没有谁来核实,更不用说去承认。而给我付款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实际上,我也并不在意这些事情。

后来,一个四处吆喝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——一位有名的律师家中兜卖篮子。“您买篮子吗?”他问道。“不,我们不需要。”“不要?”印第安人十分激动地嚷道:“你打算让我饿死吗?”印第安人亲眼看到这位律师十分富有——只须将辩词编织起来并巧施妙计,地位和财富便唾手可得,因而曾自言自语道:“我也得努力去编篮子卖,对我来说,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”他简单地认为只要篮子编好,就会有人买下它。然而他却不知道,除非这篮子是物有所值,否则就得另谋出路。我也编过篮子,但我却不是为了让别人买下它而去编织。我认为,编篮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,所以我不去研究如何适合人们需求,而去研究如何避免这种买卖。大家眼里的成功生活,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。我们有什么理由夸大一种生活方式而去贬低另一种生活方式呢?既然我在教会、法院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职位,那我只好不加犹豫地转向森林,因为那儿的山水草木都青睞着我。我不想等什么资金到位,我只想立刻去经营我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去瓦尔登湖,我只是为了做些自己的事情,而不是因为廉价的生活,更不是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。在那里,各种麻烦降到最低点,不会因为缺乏商业头脑以及生产规模太小,而滋生一些蠢事来,以致最后一事无成。

严谨的商业习惯,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,对此我也努力去培养。如果你与某天朝帝国贸易关系,想开展业务就必须在港口设有自己的财务室,诸如印度的撒勒母港之类的港口。你可以经营本国能够出口的所有产品,如土特产品、松木、冰块和花岗岩,都是本国出口产品。而我也相信,这笔生意会相当成功。